

冷劍烈女

司馬紫煙

黃駕笑著道：「我若不當面表演一下，你一定以為我是在吹牛……」
南海漁人猶目半信半疑地道：「可是我沒有看到你的嘴動，而且那聲音分明來自別處……」

黃駕笑著道：「我張開嘴祇能吐出自己的聲音，祇有閉上嘴才可以隨心所欲地發出所需要的聲音，而且可以使聲音發自任何一個方向……」

南海漁人道：「內家工夫中有一種叫做傳音入密，可以運氣將聲音傳到很遠的地方而不為身畔的，別人所覺，你大概練的也是這種功夫吧！」

黃駕搖搖頭道：「我不清楚，反正我從小就有這個才能，我的父母死得很早，爺爺又不大理我，我祇好自己對自己說話，久而久之，就練到這個程度，記得第一次我學我父親的聲音，故意把發聲的方向由地底下傳出來對我爺爺講話，嚇得他三天都沒有睡著覺……」

南海漁人一歎道：「鶯聲百轉，祇是形容它的鳴聲悅耳動聽而已，那裡比得上你的巧妙變化，你爺爺給你取的這個外號實在還不夠妥切……」

黃駕十分興奮地道：「那你說我該取個什麼外號呢？」

南海漁人想了半天才搖頭歎道：「這個老朽讀書太少，實在想不出什麼妥當的名稱，這位金老弟可是學富五車，你不如向他請教一下……」

黃駕把頭轉向金蒲孤，等待他開口，可是金蒲孤卻淡淡地道：

「黃姑娘，這個問題我一時也想不起來，等以後有機會我再慢慢地替你想個更好的稱號，現在我們卻必須見到令祖有要事相商……」

黃駕微愕道：「你們找爺爺幹嗎？他從來不接見外人，你們若是給他遇上了，說不定連性命都保不住……」

金蒲孤莊容道：「我們非見他不可，因為這件事太重要了，不但關係著令祖的『修羅刀』，而且也關係著天下的安危……」

黃駕一怔道：「原來你們是為著『修羅刀』來的，這很簡單，你們也不必去見爺爺了，我就可以送你們一把……」

說著探手從袖中取出一柄短刀，長約八九寸，通體晶明，發出雪亮的白光，南海漁人怔了怔才道：「令祖共有幾柄『修羅刀』？」

黃駕笑著道：「很多，共有十二柄，爺爺自己帶著一柄，給我一柄，其餘都放在水晶宮的兵器庫中……」

南海漁人與金蒲孤聞言都怔住了。



「該不會有加料吧？」他剛被她揍了一拳，難免會想報復。

「我才不是那麼小心眼的男人！況且，你家有什麼『料』可以讓我加嗎？」這個女人，雖然美到不像話，但惹人生氣的功夫也是一流的。

不過這種跟女人爭鋒相對、你來我往的對話，倒讓他有種很新鮮的感覺，異常地對了他的口味。

「也對。」歐嘉芝聳聳肩，喝下了香氣四溢的玫瑰花茶。

Gordon 看她一口氣把茶喝完，便接著開口。

「既然你把茶喝了，是不是就表示願意收留我，直到我想起哪裡才是我的家？」嘿嘿，這才是重點。

在因緣際會下，把他從紅瓦屋帶回來，說不定全世界祇有她能看得到他而已……

還好，還好有她。

「要不然呢？」歐嘉芝沒好氣地回他，如果放他一個人去流浪，也怪可憐的。

在她心中，他稱不上是人，頂多祇能說他現在看起來像個人而已，所以祇要他不打擾到自己，她倒是無所謂。

不過重點是她不怕他，照道理說，她是該怕他，也該防他，但是她心裡就是起不了這種想法。

或許是因為他長得好看，也長得正派，而且舉手投足間，還有種與生俱來的貴氣。

也許是因為她一個太過寂寞了，渴望有個人能跟她說說話……

「我們先約法三章，晚上你祇能睡客廳；還有，沒有我的允許，不能進入我的房間跟工作室。」如果被人知道她跟一縷不知道從哪來的靈魂約法三章，一定會送她進神經病院的。

哎唷，她的頭又痛了。

「沒問題！」

黃駕見他們沒有伸手來接，微感不樂道：「你們要不要？」

金蒲孤頓了一頓才道：「修羅刀乃世上奇珍，我們怎敢妄求。」

黃駕笑道：「沒關係，這十二柄刀原是我母親的，爺爺雖然叫我好好保管，他自己卻拿來亂送人，我自然也可以送給你們！」

金蒲孤一驚，忙問道：「送人？送給誰？」

黃駕撇起嘴邊：「還不是今天來的那四個女的……爺爺也真怪，平常從不接見外人，今天對她們居然破例相見，琴棋書畫，爺爺比一項就輸一項，結果她們四個人每人都騙走了一柄『修羅刀』。」

金蒲孤頓足歎道：「壞了！壞了！」

黃駕莫名其妙地道：「什麼壞了？莫非那幾個女的是你們的仇人，她們得去了『修羅刀』，就會用來對付你們，這也沒有關係，我送你們每人一把好了，大家都有了，就不必怕她們了！」

金蒲孤搖頭歎道：

「問題不是這麼簡單，那幾個女的都是一個叫劉素客的人派來的，他是個很壞的人，修羅刀到了他手中，無異為虎添翼，我們此來的目的，不是為了自己想得刀，而是阻止他們得刀……」

黃駕想了一下道：

「那也簡單，好在她們沒有把刀帶走，我們再想法子把刀收回來好了，老實說我也不願意我母親的東西落在她們手中，這十二柄刀原是母親留下給我的，卻被爺爺當做人情送出去……」

金蒲孤連忙道：「黃姑娘！你有什麼辦法……」（九十九）

心裡放下一塊大石的 Gordon，呼出一口悶氣。呵呵，美女的心地，果然也差不到哪裡去。

不經意地，歐嘉芝看到電話答錄機正閃著綠燈。

「我睡覺的時候，有人打電話給我？」她問坐在自己正對面的他，他一直都在，應該知道。

「嗯。」他點點頭。他睡得太熟了，連電話聲都沒聽見。

「你幫我按播放鍵。」嘿嘿，她是病人，又是主人，小小利用他一下不為過吧？反正他會飄，比她用兩隻腿走路省力多了。才剛這麼想，她就聽見了電話答錄機開始播放的聲音。

「好了。」這點小事難不倒他的。

「哇！你動作怎麼這麼快？」她幾乎沒看到他離開座位，原來靈魂也會瞬間移動？！

「piece of cake，小事一樁。」挑起眉，他毫不虛心地收下讚美。

留言開始播放，兩人安靜地聽著。

第一通留言：

老闆，雜誌社的人打了好幾百通電話來，說想採訪『天使花嫁』這款婚紗的設計師，我快擋不住了，你如果病好了，快回店裡救救我們吧！

「你設計婚紗？」難怪她的電腦裡有那麼多婚紗的照片檔。

「不像嗎？」歐嘉芝笑笑地回問他。每年搶著要穿她設計的婚紗上禮堂的新娘，可是不計其數呢。（八）

天使花嫁

陶樂

女

人

峰

● 橫溝正史

金田一耕助一字一字地比對，最後在筆記本上寫下幾個字：

紅色的毛線球
神尾秀子臨終前提著的毛線袋，此刻正在金田一耕助的房間裡，而那十五張畫有編織符號的方格紙，也是從這裡面找到的。

毛線袋裡如今已經沒有手槍，不過卻有十來個各種顏色的毛線球，其中最大的一個便是紅色的毛線球。

金田一耕助顫抖地拆開紅色的毛線球，隨著繞在他左手手指上的毛線越來越多，原來的毛線球也就越來越小……最後赫然出現一個折疊成四折的西式信封，和一條一直掛在神尾秀子頸上。最近卻說弄丟了的項鏈墜子。

金田一耕助拿起信封，祇見上面寫著：

金田一耕助先生
神尾秀子緘

金田一耕助本來打算先看信，後來想想還是先拿起了項鏈墜子。

他一打開項鏈墜子的蓋子，就看見裡面有一張他曾經在歌舞使戲院的走廊上看過的琴繪的照片。

（可是，這不應該是神尾秀子的秘密才對，裡面一定還有其他的東西。）

金田一耕助找出一把小刀，用附在上面的錐子撬開琴繪的照片。果然，下面出現了一張戴方帽的大學生照片。

金田一耕助看著那張照片，照片中的人物正是年輕時的大道寺欣造，也就是當時的速水欣造。

（啊！神尾老師藏在胸前長達十幾年的秘密情人，原來就是大道寺先生，琴繪女士的照片祇不過是用來做掩飾罷了。）

金田一耕助這幾天的疑惑終於全部澄清了。看來，神尾秀子是故意射殺「秘密情人」，然後自己再死在情人的屍體上。

（那麼，大道寺先生的相片下面，是不是還有其他的東西呢？）

金田一耕助又用錐子尖端撬開大道寺欣造的照片，下面果然還有一張照片。他看到這張照片時，不禁大吃一驚。

這正是他在大道寺欣造家中弄丟的七張照片中的一張——一個脫掉假髮、獨自坐在化妝間發呆的藝人。

雖然神尾秀子祇剪下藝人臉部的部分，不過現在對金田一耕助來說，看清楚照片上那藝人的廬山真面目，並不是件費力的事。

金田一耕助深深地歎了一口氣，把三張照片仍然依序放回墜子裡，然後才打開了神尾秀子的遺書。

第二章 悲劇的真相

月琴島發生慘案的一個禮拜之後，金田一耕助坐在裝設著嚴密隔音設備的加納律師事務所社長室裡。

自從發生慘案以來，金田一耕助成了智子惟一可以商量事情的人，他必須幫忙處理大道寺欣造頭七的事，以及神尾秀子、外祖母阿真頭七的事。

「唉！想不到會有這種結果，我也感到很吃驚。不過，這一切多虧你費心了。」

加納律師坐在金田一耕助的對面。（一四五）

聽月樓

作者：佚名

「年兄既說開了，小弟自當從命。祇是令郎要喚他到來，代小弟責備一番，方成全他這段美事。」宣爺笑道：「這是理當如此。」說著，把那紙絕據遞與裴爺收了，一而又叫家人飛星回府，速請公子到此議話。家人答應領命去了。

裴爺又向宣爺道：「寶珠雖是我做主許婚與你家令郎，到底柯年兄是他親父，怎肯使他父女不認？但柯老直拙，若明向他說，又費一番唇舌，我自自有道理，不怕不入我彀中。」

宣爺聽說，十分感激裴爺。正要回答，早見他兒子登鰲從外面進來，見了裴爺，很不好意思。沒奈何，向前尊聲：「年伯在上，小侄登鰲外日狂妄無知，誤犯虎威，小侄該死。今日知罪不容道，特來請罪，望年伯看家父分上，高抬貴手，恕了小侄罷。」

說著，跪將下去。裴爺一把拉住道：「賢侄，你是不懊悔再來求人的，何必行此大禮？」宣公子道：「小侄的罪，擢發難數，不過信口亂言，望年伯海涵。大人不記小人之過罷。」裴爺也不叫他坐，祇叫聲：「住口！當著你令尊在此，你說信口亂言，如何又寫下絕據與我麼？」宣公子也狡賴道：「小侄何曾寫什麼絕據與年伯的？」裴爺道：「你親筆寫的絕據，你家尊方才看過，難道冤賴你不成？你拿去看來！」說著，把絕據攢與宣公子。宣公子拾起絕據，也不去看，一陣亂撕，撕得粉碎，捺於嘴內，祇叫：「年伯呀，小侄何嘗寫什麼絕據，不要冤賴小侄呀！」引得裴爺哈哈大笑道：「好個狡猾兒郎！親事便許了，你聽你尊翁擇日下聘過來。你須依我兩件吩咐：你若要是洞房花燭夜，須等你金榜掛名時。」宣爺道：「這也是自然之理。」又叫兒子過來拜謝裴爺成全之恩。宣公子依言要大拜八拜，裴爺祇受了四禮，道：「賢侄從此可以無所憂慮了，去發奮讀書要緊。」

宣公子連聲答應。宣爺道：「裴年兄還請何人為媒？」裴爺道：「仍用柯老。」宣爺笑道：「年兄用的好機關。」說罷，父子告別裴爺，上轎而去。

裴爺回後，說與寶珠知道，寶珠也暗自歡喜，深眼裴爺神機妙算。次日，裴爺果然請了柯老到來，托他為媒。

柯爺心中很不舒服，暗想：「有個女兒還怕沒人家！他既不允親就罷了，一定愛煞這小畜生！」心中雖是這等想，外面又不好推卻，祇得代他到宣府去說媒。這一回，一說便成。回覆裴公一邊擇日下聘，無非從豐禮物下到裴府。（四十八）

神機妙算張太乙

張天師64代再傳人

鑽研 子平八字 45年
三元風水 經驗



太乙網址：tai-i.com

精選（陰宅、陽宅）風水可補運

化解 { 經濟 婚姻 健康 } 危機

個人生涯規劃（人生地圖）

詢問電話：(626)255-0558

9909 Marshall St., El. Monte, CA91731



聖路易新聞電子報

不斷的進步與更新，更多、更優的服務是我們不變的目標

十六版週週上網，廣告效應無遠弗屆，再也不會錯過

與全美各大城市中文電子報連線，立即查閱全美華人僑社動向

請上網：slcj.us

電話：314-991-3747 傳真：314-991-2554 e-mail:slcj@slcjmail.com